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陳永發 主編

内 部 交 流

S N 14 / 215 - 2

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第四十卷

静静的顿河 （共四册）

（中 7 - 6 / 215 ）

I₁₀₆₋₅₂

1(A)/40(z)

I₁₀₆₋₅₂

1(A)/40(z)

卷

四



一九一六年。十月。夜。雨和風。密林。叢生着赤楊的水池上面是戰壕。前方有鐵絲的障礙物。戰壕裏面是冰冷的稀泥。哨兵潮濕的機槍的護板①昏朦地閃着光。土窟②內有稀疏的火光。在一個軍官的土窟的入口旁邊，一個矮小的軍官站了一會兒，用濡濕的手指順着鈕釦滑下去，他匆忙地解開了外套，抖下領上的水，迅速地用一束乾草，抹一下沾滿泥濘的長靴，彎下身子，走進土窟去。

小煤油燈映出來的黃色光暈，帶着撲鼻的油氣照在走進來的人的臉上。敞着皮上衣的軍官，從板床上抬起身，用手摸了摸亂蓬蓬的白頭髮，打了一個呵欠。

「下雨嗎？」

「下哪，」客人回答，脫去衣服，把外套和被雨水浸軟了的制帽掛在入口處的釘子上。「你們這兒很暖和。大概因為人多的緣故吧。」

「我們剛才燒過火。真糟，地下水直向外冒。他媽的，雨要把我們趕出去……啊？您以為怎

①機關槍前面的鐵擋板。

②土窟，葬在壕溝間軍官們躲藏的處所。

樣，彭楚克？」

彭楚克一面擦著雙手，一面彎下腰，蹲在爐子的附近。

「請舖上地板吧。在我們的土窟裏——可真漂亮：可以光着腳走路。李斯特尼次基在哪兒？」

「睡覺哩。」

「睡很久了嗎？」

「巡邏回來就躺下的。」

「是叫醒他的時候嗎？」

「叫他吧。我們來下盤棋。」

彭楚克用食指擦去寬而濃的眉毛上的雨水滴，——沒抬頭，輕輕地叫道：

「葉甫蓋尼·尼珂拉耶維支！」

「睡得真熟哪，」白髮的軍官嘆了口氣。

「葉甫蓋尼·尼珂拉耶維支！」

「呶？」李斯特尼次基支着臂肘抬起身來。

「來下盤棋吧？」

李斯特尼次基把兩腳放下來，用粉紅色的柔軟的小手掌，把腫脹的胸部擦抹了半天。當第一盤收場的時候，第五中隊的軍官來了——大尉喀勒梅珂夫和中尉褚博夫。

「新聞！」喀勒梅珂夫還在門檻上時就喊叫。「聯隊撤防了，一點不錯！」

「這是哪兒來的事？」白髮的中尉梅爾庫洛夫疑惑地笑了起來。

「你不信嗎，彼恰^❶叔父？」

「是的，——我不相信。」

「砲兵中隊長用電話傳來的消息啦。他從哪兒知道的呢？他是昨天才從師團司令部回來的。」

「到澡堂子裏去蒸一蒸也不壞。」

褚博夫溫和地微笑着，裝了個鬼臉，彷彿用洗澡刷子在自己的屁股上扎一下。梅爾庫洛夫笑了笑。
了。

「在我們的土窟中只要安置澡盆就行了，——這裡的水太多啦。」

「潮濕啊，潮濕啊，掌櫃的，」喀勒梅珂夫有點憤憤不平，瞥了一眼木板牆和唧咕唧咕作響的土地。

「池水要齊到肋部了。」

「感謝上帝吧，坐在池塘旁邊，彷彿是在耶穌的懷中呢，」彭楚克插進來說。「他們在平坦乾淨的地方進攻，而我們却在這裏整星期只能放一排子彈。」

「進攻倒比在這裏把生命腐爛掉好些。」

「彼恰叔父，養活哥薩克們，並不是爲了想在衝鋒時把他們犧牲掉哪。你是假裝糊塗。」

「爲什麼——依你的意見？」

❶ 彼恰是彼得的愛稱。

「照已往的習慣，政府在必要的時候是想依靠哥薩克的幫忙。」

「你說鬼話。」喀勒梅珂夫揮了一下手。

「這怎麼是——鬼話？」

「對啦。」

「拉倒吧，喀勒梅珂夫！真理是駁不倒的。」

「這算是什麼真理……」

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你爲什麼裝蒜？」

「注意，軍官先生們！」褚博夫叫道，戲謔地敬着禮，向彭楚克一指：「少尉彭楚克，馬上就要照着社會民主黨的占夢書，來預言了。」

「您瞎胡鬧嗎？」彭楚克用眼睛盯住了褚博夫的眼光，微笑着。「但是，繼續講下去吧——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職。我說過，我們從去年的後半年起，已見不到戰爭。恰好從陣地戰剛一開始，哥薩克聯隊們都分散到秘密的地方去，暗暗地等候着時機。」

「可是後來呢？」李斯特尼次基收拾着棋子問。

「後來，當前線上開始騷動時，——這是不可避免地：兵士們厭惡起戰爭來了，逃亡者數目的增加就可以證明這一點，——那時爲要鎮壓叛變，就得派哥薩克兵出來。政府看待哥薩克兵就像是把石頭綁在木棒上。必要的時候就要用這些石頭來打破革命的頭蓋骨。」

「我親愛的，你着迷啦！你的預言可太不準確了。特別是沒法判斷事件的發展。你從哪兒知

道關於將要發生的騷動和其他呢？如果我們會有這樣的結果：協約國打敗了德國人，戰爭在輝煌的結局中完結。——那麼你要把什麼職務分配給哥薩克兵呢？」李斯特尼次基抗議道。

彭楚克微微地笑了。

「結局不像有結局的樣，哪還談到輝煌呢？」

「戰爭會拖久的……」

「還要更拖呢，」彭楚克答道。

「你什麼時候銷假回來的？」喀勒梅珂夫問。

「前天。」

彭楚克鼓起嘴，用舌頭頂出了一個小烟圈，拋掉了烟蒂。

「到過哪兒？」

「上彼得格勒去了。」

「呸，那兒怎樣？京城裏熱鬧嗎？暖，媽的，只要能在那兒住上一個星期就好啦。」

「使人高興的事很少，」彭楚克審度着字句，詛咒道，「麵包不夠，在工人區內是一片饑餓、不滿、沉默的抗議。」

「我們不能從這次戰爭中安穩地爬出去了。你們以為怎樣，諸位？」梅爾庫洛夫疑問地瞥了一下所有的人。

「日俄戰爭產生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，——這次戰爭要促成新的革命。而且不僅是革命，還

有國內戰爭。」

李斯特尼次基一面細聽着彭楚克說話，一面作了一個不確定的姿勢，彷彿企圖遮斷少尉的下半截話；後來站起身來，皺著眉頭，在土窟內踱着。他帶着抑制着的忿恨詛咒道：

「使我奇怪，在我們的軍官中間會有這樣的人物，」他把屈着身子的彭楚克推向一旁。「奇怪的是——因為到目前我還沒弄清他對祖國、對戰爭的態度……有一天在談話中間，他很朦朧地表示，但能充分清楚地使你明瞭，他在這次戰爭中是贊成我們失敗的。我可以這樣理解你嗎，彭楚克？」

「我——贊成失敗。」

「那是爲的什麼？依我看，你沒有什麼政治觀點，而竟希望自己的祖國失敗——這是……對民族的叛變。這是——一切體面人的恥辱！」

「記得嗎，『RSDRP』^①的國會派會煽動過反政府，那不就是要促成政府的失敗嗎？」梅爾庫洛夫插言道。

「彭楚克，你贊成他們的觀點嗎？」李斯特尼次基發了個問題。

「如果我是擁護失敗的，哪，自然，我是贊成的。我是『RSDRP』的委員，布爾雪維克分子會不同意自己的黨的觀點，這真是笑話。葉甫蓋尼·尼珂拉耶維支，你是個智識分子，政治卻完全無知。」

「我是個完全忠於沙皇的兵士。一看見『社會黨同志』，就使我嫌惡。」

① 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之縮寫。

「你完全是個混蛋，並且是個自大自滿的壞兵士，」彭楚克想著，斂了笑容。

「除了阿拉^①，再沒有神啦……」

「軍隊中間的情形可是特殊的，」梅爾庫洛夫插嘴說，彷彿是在道歉。「我們的一切似乎都是離開政治的，政治不關我們的事。」

大尉喀勒梅珂夫坐下去，將着下垂的鬍子，兩只熱情的蒙古人的眼睛銳利地閃着光。褚博夫躺在床上，聽着人們談話的聲音，望着貼在牆上被紙烟氣薰黃了的梅爾庫洛夫的畫片：半裸的女性，一張瑪格達琳娜^②式的臉，輕佻地微笑着，望着自己光光的胸部。她用左手的兩個手指揪着櫻色的乳房，小手指翹得高高的，在張開的眼瞼下面，一圈暗暈的瞳子發著溫和的光亮；稍微有些兒聳起的肩膀，托着她滑下的襯衫，在鎖子骨的凹處——有一片柔軟的光影。在女人的姿態中，表現的有點兒自然美和純真，所有昏暗的色調，有說不出的美麗，褚博夫不由自主地微笑着，欣賞着絕妙的圖畫來，送到耳旁的談話已經不能打動他的聽覺了。

「這真好啊！」他的眼睛離開了那畫片，他喊叫到，但是太不湊巧了，因為彭楚克剛把下面的話句說完：

「……君主專制將要消滅，那我是可以確信的！」

李斯特尼次基拿下紙烟來，惡毒地微笑着，忽而望望彭楚克，忽而望望褚博夫。

彭楚克從外套的邊袋內掏出了一大捲紙，在紙捲裡翻了很久，背向著李斯特尼次基，然後走

① 原為回教的神名。此處引申為：「你除了沙皇以外，什麼人都不相信啦！」
② 妓女之意。

到桌旁，用寬大的、肥腫的手掌，攤開了一張因時間長久而變黃了的報紙。問說：

「要聽聽嗎？」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關於戰爭的論文。」

「這是誰的論文呢？」

「是列寧的。」

「這個……大概是布爾雪維克們的領袖吧。」

彭楚克沉默不語；小心地翻着報紙，他的手指微微地抖動了一下。梅爾庫洛夫搔了搔白色的鬚髮，沒有看其餘的人們，說：

「他的信念和天才可真不錯……媽的，這兒那種人多得很，你還狐疑個什麼勁兒呀！」

李斯特尼次基激烈地詛咒起來了。他衝動着，扣着襯衫領子，迅速地邁着步，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，撒出了零碎的句子：

「這篇論文——是一個從自己的祖國境內被拋棄出去的人，想要影響歷史行進的可憐的企圖。真正的預言在我們的世紀中都不能收到功效，至於這樣的預言——更不用說了。一個忠實的俄羅斯人對這種歇斯底里的呼號，總是輕蔑地不加理會的。胡說八道！把民族戰爭變為國內戰爭……噢，媽的，這是多麼卑污！」

李斯特尼次基皺着臉向彭楚克瞥了一眼。他正皺着眉，低着頭在搜索自己的大疊報紙。看來

，在他那粗胖的暗褐色的脖頸上，以及那突起的腫脹的靜脈中間，脈搏彷彿猛烈地跳動着。李斯特尼次基熱情地擲出了一串的句子，但是他那萎縮而低微的嗓音並沒有叫人留下印象。

「彭楚克！」喀勒梅珂夫叫道。「等等，李斯特尼次基！……彭楚克，你聽見嗎？……哎，好，就算這次戰爭變成國內戰爭……但是以後怎麼辦？哎，你們取消帝制……依你們的意見，應該成立什麼衙門呢？不知是什麼樣的政權？——

「是無產階級的政權。」

「是國會嗎？」

「太小了！」彭楚克微笑道。

「那麼是什麼？」

「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。」

「這真了不起！……那麼知識分子和農民作什麼事呢？」

「農民跟着我們走，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是這樣，對其餘的……我們對其餘的人們就這麼幹……」彭楚克用迅速的手法，把原來在他手中的一張什麼紙片搓成了個緊緊的紙紐，搖晃着這東西，帶答不理地說道：「就這麼幹！」

「您的話拋得好高啊……」李斯特尼次基嘲笑道。

「不但高，而且還要落下來。」彭楚克把話說完。

「應當先鋪上乾草①……」

「您是爲了他媽的什麼原因志願出征到前線上來，而且還升到軍官的階級？這怎麼能和您的見解符合？奇——怪——呀！一個反對戰爭的人……嗨嗨……反對毀滅自己這些……階級的弟兄們——可是他忽然……升到少尉啦！」

喀勒梅珂夫用手掌拍拍靴筒，真誠地大笑了。

「您領着自己的機關槍隊毀滅了多少德意志的工人？」李斯特尼次基問。

彭楚克猛力地翻着自己的紙堆，總是那麼俯在桌子上面，說道：

「我殺死了多少德意志的工人——這是……一個問題。我志願出征，是因為反正他們是要抓我來當兵的，所以就這麼幹了。我想，把那些在這兒戰壕中得來的知識應用到將來……在將來。這兒就這麼說的……」於是他唸起文章來了：

「我們拿現代的軍隊來作例子。這是一個組織的好模範。這個組織的好處是因為它很容易地，把幾百萬人們交給一個統一的意志。今天這幾百萬人坐在國內各處的自己家中。明天動員令一下來，——他們就在指定的場所聚齊了，今天他們躺在戰壕中，有時躺上幾個月。明天他們就會排成別種隊伍去攻擊。今天他們表現出的奇蹟，是躲開槍彈和炮彈。明天他們表現出的奇蹟，是露天的戰鬥。今天他們的前衛部隊在地下埋了地雷，明天他們就要順着飛行員在地上作的標誌移動幾十哩路。當在一個目的下面，被一個意志鼓舞着的幾百萬人，變更着他們的接觸方式和行動形式，變更着他們的工作地位和方法，爲了適應變動的情勢和

①這是一句諷刺，怕跌下來摔壞了，所以說先鋪上乾草。

鬭爭的需要，變更着工具和武器的時候，這就叫作組織。工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鬥爭也是這樣的。今天革命的形勢還沒有呈現……」

「『形勢』是什麼玩意兒？」褚博夫打斷他的話頭。

彭楚克撓了一下，彷彿剛剛從睡夢中醒過來，企圖瞭解這問題，用大拇指的關節擦着疙里疙瘩的上額。

「請問，『形勢』這兩字的意義是什麼？」

「明白——我是明白，可是要清楚地解釋可不會……」彭楚克露出了清朗而單純的、稚氣的笑容；在寬大的憂鬱的臉上顯得很奇怪，彷彿是一條淺灰色的光影，在秋日雨後悲傷的田地上跑過去，跳躍着，戲弄着。「『形勢』嗎，這是一種情況、局面，——像這一類的意思，你以為怎樣呢？我說得對嗎？」

李斯特尼次基不確定地搖了搖頭。

「向下讀……」

彭楚克還沒讀完，彷彿有人敲土窟的門，第五中隊的上士走進來。

「老爺，」他向喀勒梅珂夫說，「聯隊部的傳令兵來了。」

喀勒梅珂夫和褚博夫穿上衣服，走出去。梅爾庫洛夫口中吹着哨子，望着畫片。李斯特尼次基始終在土窟中走來走去，捋着小鬍鬚，想些什麼事。不久彭楚克也告別，走出去了。他沿着泥濘的交通壕穿過去，左手扶着領子，右手攪着外套的衣襟。風吹着交通壕的窄溝，一吹到凹凸不

平的地方，就嘯叫起來、旋轉起來。在黑暗中邁着脚步的彭楚克，不知爲什麼不安地微笑了。他走到自己的土窟，那裡全被雨水浸濕着，赤楊樹葉氣息蒸發着。機關槍隊長睡去了。他的黧黑的生有黑鬍鬚的臉上，還殘留着因失眠而發了青色的痕跡（他玩了三夜的紙牌）。彭楚克在自己從前所留下的軍用袋中搜索了一下，在門口附近焚燒了一堆文件，向褲子的口袋中塞了兩瓶罐頭和幾把手槍的子彈，走了出來。在開門的那一瞬間風吹了進來，吹起了在門檻附近燒着的文件的灰色餘燼，吹滅了冒煙的小燈。

彭楚克走後，李斯特尼次基沉默地來回走了有五分鐘，後來走近桌旁去。梅爾庫洛夫歪着頭在畫畫。削得尖尖的鉛筆變成煙霧濛濛般的影子。一張白方紙上畫的是彭楚克的臉，露着那平凡的、似乎吝嗇而強迫出來的笑容。

「有力量的嘴臉，」梅爾庫洛夫手拿畫，舉起來，說着，舉到李斯特尼次基的眼前。

「呸，——怎樣？」李斯特尼次基問道。

「鬼才知道他！」梅爾庫洛夫猜測着問題的本質，回答。「他是個奇怪的傢伙，從前許多不清楚的事，不知怎樣去揭穿它，現在都弄明白了，但是以前我可不清楚他的事情，你要知道，哥薩克們中間他很受歡迎，特別是在機關槍手當中，你沒注意這個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李斯特尼次基似乎不確定地回答。

「機關槍手——全都是布爾雪維克。他煽動他們，這件事真叫我吃驚，他現在敢於把自己的底牌掀開了。爲什麼呢？他故意說的，真的！他知道，我們之中誰也不能理解這種觀點，於是

就公開宣佈了。他可不是個熱情的人，而是個危險的人物。」

梅爾庫洛夫推測着關於彭楚克的奇怪的行動，拋開了圖畫，開始脫衣服。把潮濕的襪子掛在爐子上，上了錶，吸着紙烟，躺下去，很快就睡熟了。李斯特尼次基坐在梅爾庫洛夫一刻鐘以前坐過的那張凳子上——在圖畫的背面，他把削尖了的鉛筆頭壓斷，很豪放地寫起來：

大人！

不久以前，我所報告給您的那些揣測，今天已經完全證實了。少尉彭楚克今天和我們隊中的軍官談話（除我以外，在場的計有第五中隊大尉喀勒梅珂夫、中尉褚博夫、第三中隊中尉梅爾庫洛夫），他的目的（這種目的我承認我是不完全明白的），是想要依照自己的政治見解說明他所執行的某種任務，大概他是奉了黨機關的命令的。他挾有一捲違禁的文件。例如，他曾經朗誦在日內瓦出版的黨機關報『社會民主黨員』的幾段。彭楚克少尉，他無疑是在我們聯隊中進行秘密工作（據猜想，他投入聯隊充當志願兵，大概就是爲了這種原因），機關槍手們是他煽惑的直接對象。他們已經渙散了。他的惡劣影響，在聯隊的道德紀律中已經表現出來——曾屢次發生不服從戰團命令的事件，這種情形我已及時呈報師團司令部和其機關。

彭楚克少尉日前才銷假（曾到過彼得格勒），學習了許多破壞方法回來；他現在正企圖努力展開工作。

綜合上述情形，所得結論如下：（一）彭楚克少尉的罪行已經確定（當場和他談話的軍

官們，可以宣誓證明我所報告的事項）；（二）現在爲要制止他的革命活動，必須把他逮捕，並解送軍法處審判；（三）應當火速檢查機槍隊，除去特別危險分子，其餘的或遣送後方，或分散到各聯隊中去。

請不要忘了我爲祖國和沙皇的利益而服務的忠心。本件副本並送司·特·科普。

大尉葉甫蓋尼·李斯特尼次基

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第七區

翌晨李斯特尼次基派通信兵到師團司令部去報告；吃了早飯後，他從土窟中出來。泥濘的戰壕土牆外邊，雲霧在池塘上空飄動，霧氣一片一片地懸掛着，彷彿是釘在鐵絲網的刺上。戰壕的底上浸着半寸厚的泥漿。櫻色的小河流從槍眼裏爬出來。穿着潮濕而泥污的外套的哥薩克們，蹲着，把來復槍靠在牆上，在鐵擋牌上面燒沸了裝茶的小鍋子，吸着烟。

「我已經說過多少次啦，不要在鐵擋牌上引火！怎麼你們，討厭鬼，不明白嗎？」李斯特尼次基恨恨地說，走近圍坐在小火堆旁的第一組哥薩克們面前。

有兩個哥薩克很不情願地站了起來，餘者繼續坐着，豎起外套的衣襟，吸着烟。一個黧黑有絡腮鬍髭的哥薩克，佈滿皺紋的耳肉上攪着銀耳環，一面把一束小乾樹枝塞到鍋下面去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本來我們情願不用擋牌，老爺可是怎麼把火生起來呢？瞧，這兒水多深，差不多有半尺。」
「趕快抽出擋牌去。」